



李國欽

民國五十一年畢業於植病系，美國羅德島州立大學博士。現任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

▲事蹟



完成台灣常用農藥在不同作物上之容許量並由衛生署公佈制定。研發多種農藥殘留快速分析方法，並建立農藥殘留田間監測制度。以及建立吉園圃認證制度。多年來積極推動空氣污染及水汙染對農作物生長之影響，對農業生產環境的保護貢獻良多。並且積極推動微生物殺蟲劑之研發著有成效。

▲得獎感言



今年九月間接到植病系黃振文主任電告，承母校師長的厚愛當選為第六屆傑出校友，我直接的反應是除了感到無限的榮幸之外，也覺得系友中有許多在不同的領域上有傑出成就者，平時我常常戲稱他們是「一方泰斗」的學弟，應該都是值得表揚的傑出校友。

回想起在中興大學受教的四年裡是我這一身最難忘的一段時間，在舊行政大樓後面，沿著椰



林大道的一排排的日造木屋，中間的第二幢就是植病系。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類似工寮，但內部卻充滿了一些苦幹的老師和學生，清晨六點左右就有人在二幢木屋中間的水池旁若無人的練習英文，晚上實驗室更爲熱鬧，孫守恭先生當時還很年青，忙著在編製果樹病害的防治曆，陳脈紀先生及其他先生則忙著閱讀及準備教材，學生或專心看書或做實驗，在設備非常簡陋的情形下大家都在儘心儘力的工作，師生連心和樂融融。最記得是當時所用的機械式的計算機，在統計運算時會發出很大的聲音，雖然很嘈鬧，但當一排六台同時使用時，讓人不禁感覺植病系正在不斷的往前衝刺，那種感覺不是用言語可以形容。環顧現在中興大學的建設，已達到國際水準，相信再也不會用到當時的計算機了。

當時的系主任是羅清澤先生，以嚴格著稱，做他學生時常被連名帶姓的教訓，但當畢業典禮的第二天就改口叫「先生」，那種感覺比戴上方

帽子更爲有激勵性，知道自己已完成應有的磨練，正式要進入人生的戰場。更佩服羅先生用人的倫理觀念，系上有缺時按畢業先後遞補，那些人要培養做研究，那些人要培養爲辦理行政井然有序。我一直覺得這是植病系師生情感融洽的主要原因。

畢業後留在羅先生身邊做助理，在羅先生經費支援及鼓勵下，順利考上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省府舉辦的經建人員甲級特考，分發至前農林廳，但並未按分發報到就任。因爲羅先生是我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民國五十年）常常提道他有三個志願：一是他想成立研究所；二是他想爲系裡爭取電子顯微鏡；三是他希望邱人璋先生能回系裡教書。看到恩師一心一意的爲提昇植病系的學術水準而努力，深受感動，邱先生當時才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是中興大學少數取得博士學位者，溫文儒雅，教書有條有理，嚴格中帶著輕鬆，是當時同學仰慕之對象。同班同學連



昆蟲系同學在內共二十三人，畢業後有十七人留學國外，其中很多都主修病毒學就是受了羅先生的鼓勵及邱先生的影響。

畢業後的第二年，也追隨同班同學進入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主修病態生理學。當時病態生理是很新的一門學問，郭孟祥先生才學成回國，高深的病態生理讓人覺得是可以放手一搏的領域。

在任研究助理一職時，待遇僅新台幣八百元，而加拿大的獎學金一年高達約一仟八百美元，除清還出國的債務外，生活費足足有餘。順利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有感於從事植物保護的工作，最終要有成就，不是要精通化學就是要精通數學，因此決定轉學進入美國羅德島州立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從事農藥化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感謝中興大學所賜予的「植病人」苦幹的精神，有效率的閱讀、系統性的思考以及創造性的聯想，使我順利的取得博士學位。想想出國那麼多年的時間裡，雖然獎學金從未斷過，

生活不會有問題，但常覺得少了什麼，可能是少了學生時代植病系師生們那份溫馨。猶記得快畢業的時候還接到羅先生的信，告知植病系要成立研究所了，學成後快回來，當是也爲了羅先生成立研究所的願望已經達到而高興了一陣子。

民國六十年接獲邱先生的徵召，回國參加籌備「植物保護中心」的工作。當時聯合國爲維護農藥的使用安全及降低農藥的使用量，在許多的國家都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植物保護中心」，邱先生以其豐富的學術造詣以及嚴謹的「植病人」精神勾劃出該機構未來發展的藍圖。但不幸成立沒有多久本國就退出聯合國，邱先生調回當時的農復會工作，隨後由孫雲沛及貢毅紳二位先生先後擔任中心主任，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奠定了植保中心發展的基礎。

進入植保中心迄今已三十餘年，三十年如一日，爲團體工作而不爲個人工作是我的座右銘。記得當植保中心的管理委員會任命我接貢先生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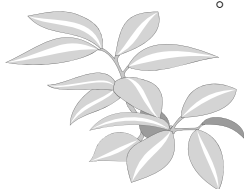
任中心主任一職時，當時的主任委員李崇道先生交待說：「我要你組織一個戰鬥團隊從事植保研究，服務農民」，現在常常聽到農民及業界稱讚說：「這個單位的幹勁與一般公務單位很不同」時，不禁覺得這麼多年來沒有辜負師長的培育及長官的教誨。

植保中心經多次的改組，現在已更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共分七組：殘毒管制組、農藥化學組、應用毒理組、公害防治組、生物藥劑組、農藥應用組以及技術服務組，從事（一）農產品及環境中農藥殘留、重金屬與其他毒性物質之分析、調查、預防、管制策略、暴露量偵測及安全評估標準研訂等試驗研究事項；（二）農藥、微生物製劑與其他毒性物質之毒性及安全測試以及野鼠防除等試驗研究事項；（三）農藥產製技術研究、配方製劑改進、品質分析與標準規格研訂等試驗研究事項；（四）微生物製劑、生化製劑及基因工程產品之

研發、標準規格研擬及品質管制等試驗研究事項；（五）農藥應用技術開發，安全用藥策略研訂及整合性植物保護技術規範研訂等試驗研究事項；（六）農藥、公害污染物之監測及對作物生產、生態影響，雜草管理及殺草劑應用等試驗研究事項；（七）農藥及植物保護資訊發展、諮詢服務、經濟效益評估以及農藥安全使用之推廣和教育事項以及依法辦理農藥登記之技術資料審查、品質檢驗及使用管理等事項。

每當巡視各組研究人員兢兢業業、埋頭苦幹時，不禁想起在植病系受教的年代裡，好像是植病人精神的再現。

感謝師長們的厚愛，給了我傑出校友的榮譽，今後當更加努力培養後進，將中興大學「植病人」的苦幹精神永續的綿延下去。





▲學術濟世的典範：李國欽所長

◎阮喜文

本屆傑出校友——李國欽，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試驗所所長，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及土壤環境科學系之兼任教授，現任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監事、中華雜草學會理事、中華永續農業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毒物學會理事、中華農藥協會理事等，並於民國六十四年獲選為第十三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另於民國八十二至八十三年間擔任母校植病系第四屆系友會理事長。在這麼多豐富的經歷事績，及條列式的生平簡介下，是一般人對李所長的了解，也是筆者對李所長的初步認知，雖然詳盡簡潔，但卻很難讓人了解李所長「人性化」的一面；為對李所長有更進一步

之了解，編輯組實際走訪了位於台中縣霧峰鄉的農業藥物試驗所。

在九月份中台灣暖陽的薰浴下，我們進入了農業藥物試驗所，驅車入內，盡入眼底的是座落整齊的建築及精心規劃的環境，走在格外清新的大樓中，讓人心神也為之一振。所長室內散發出相當濃厚的研究氣氛，見大大小小的證書和獎牌，琳瑯滿目的書籍和報告，卻也整理得不紊不亂。而李所長，正親切的迎接我們的到來，本以為在豐碩經歷的背後，會是一個極為嚴肅的長者；但所長看起來卻是格外的平易近人，氣色飽滿，在訪談的過程中，也不難發現所長相當健談且極富幽默感，讓筆者之前緊張而嚴肅的心情頓時舒坦了許多。

本次採訪側重於李所長的一些生活片段及求學過程，所以我們訪問的方向包括了出生背景、求學過程、工作經歷及家庭生活。



李所長於民國二十八年出生於四川省成都，母親不幸於抗戰後逝世；抗戰勝利後爆發國共戰爭，此後便跟著公務員父親一路遷往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然時值戰亂不堪，民生凋閉，百業蕭條，當時的教育環境也大受影響，絕大多數的孩童和當時的李所長一樣，接受著斷斷續續的教育，光是國小的教育，所長就換了七個學校。約十一歲時，由居住在台灣的大姐接到台灣生活，進入東門國小（依當時年紀分配到讀六年級），才開始較有系統的教育。所長回憶當時道：「台灣的國小三點下課以後，小朋友都會留下來補習，直到六點才回家，而我到了後來才知道初中要考試，但是一些基本的都不會，所以第一年沒考上，第二年才考上板橋中學。」，戰亂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也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國小銜接初中之外，所長的求學過程可


說是相當順利，所長畢業的初中學生兩百多人，僅兩人考取台北聯招的省立高中，而所長就是其中一位，順利的進入成功高中就讀。當年大學聯招考試尚未分組，志願多而複雜，而在台灣的大姐和姐夫又不是在台灣接受教育，不清楚台灣的教育體系，當初會選擇中興植物保護系（現中興植病系）就讀，是因為高中教生物的馮老師，在指導大家看顯微鏡時，曾說過台大和中興有植物保護系還蠻不錯的，使得所長因緣際會的進入中興大學植物保護系就讀（民國四十七年到五十一年）。

在中興大學求學期間，所長跟隨羅清澤教授研究，羅教授對於所長之幫助並不止於課業，羅教授深知所長家庭狀況，於所長畢業之際，供其膳食費以茲專心於國家高等考試，畢業當年，同時通過植物保護科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以及台灣省建設人員甲等考試。所長高考及格之後，並沒有到國家分發的山地農牧局上班，而是選擇留在



羅教授身邊擔任研究助理，師生情誼由此得見。所長在擔任植病系助理時，每個月薪水為台幣八百多元，雖當下留學風潮盛行，但經濟因素並不允許所長出國留學。在非常偶然的機會，所長在舊植病系系圖閱覽室，看到了許多歷屆同學留下來的留學加拿大大學的申請表，隨手一填寄了出去，竟意外獲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接受，並有一年一仟八百元美元左右的獎學金。雖然所長敘述的十分平淡，但可知道，成功絕非偶然，必須是平時一點一滴累積而成，而非所長所謙稱的「意外」。在加拿大碩士畢業的前一晚，所長開始認真地思考了自己將來的路，雖然當時麥基爾大學提供了獎學金並直升為博士候選人的優渥條件，但所長還是決定選擇有興趣的微生物和生化相關科系，前往美國羅德島州立大學主修農業化學博士，「我還真要感謝羅德島州立大學不接受我在加拿大植物生理方面的碩士學位，使我必須從大學三年級的化學基礎課程開始修起」，所長這樣

的說道，的確，也因此奠定所長化學方面的知識。訴說完自己求學過程的所長，淡淡的笑說自己的求學過程很順利，雖是如此，但機會終是留給有所準備的人，若不是平時累積的實力，也無法將機會掌握得宜，使得求學順利，並進一步能夠在台灣發揮所長。



工作經歷

時值六〇年代，台灣各方面進步快速，政府積極推動十大經濟建設計畫，運用科技方法建設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並加強改善產業結構，加速農村建設。在此同時對農業研究的國際化也非常的重視，除和聯合國合作成立臺灣植物保護中心（現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前身），以解決當時日益嚴重的農藥濫用問題；也與其他多國合作成立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奠定我國農業科技在國際上的地位。此時急需懂得化學和植物



保護方面的人才，這份如同為所長量身打造的工作，很快的就找上門來，並使得所長從台灣植物保護中心的技正，一路走到組長、執行長、主任，甚至改制過後的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從民國六十年至今，已三十又零一個年頭，從原本一個外國老闆、一個技正、一張辦公桌到現在六棟大樓、約二百餘位員工，對於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投注了其畢生之精力，已擁有太多太多的建樹和期許。

在任職的這段期間，也不乏外商公司提出優渥的條件前來挖角，在所長攻讀完博士學位回國之初，對於在農復會審查其他學者提出的計畫之日漸漸感不耐之時，亞洲蔬菜研究中心派人與所長長談，表示願出二萬二千元的薪水請所長前往就職，對當時一個月薪水只有八千元的所長，可以說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誘惑。除了亞洲蔬菜研究中心之外，尚有農復會及植物保護中心都盼望所長前往，但經過時任農復會秘書長




的李崇道博士（之後曾擔任農復會主任委員及母校之校長）對所長曉以大義之後，更堅定所長當初回國為台灣本土服務貢獻的信念，便決定留在植物保護中心。民國六十八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聯合國支助的植物保護中心也受其衝擊，其地位也相當之尷尬，當時保護中心的經費是由經濟部、省政府及農復會各出三分之一，為政府體制之外的單位。也因此造成許多研究的成果無法透過政府的體系來推廣及應用，加上研究的目的，是植物保護，服務的對象是農民，無法自給自足，又由於不是政府單位不易取得政府財力的支持，進而造成人才的外流。基於種種政策上的不便和考量，所長決心要將植物保護中心的體制改變，所長說：「當時有三個選擇，一是成立完全的財團法人，自給自足；二是成立半獨立的財團法人，經費由政府支持；而三是改變為政府單位。案經當時李國鼎政務委員召開會議研商後，認為第一和第二種選擇在立法上都太困難了，所



以選擇了第三案，成立獨立的政府單位，而且是納入省政府。」，就這樣，臺灣植物保護中心就在民國七十四年改制為台灣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在民國七十年初期，又有美國的公司開出一個月四千美元的高薪前來聘請，但因時值植物保護中心面臨改制之時，所長忙於所裡的事務無法也無暇作一決定。從民國七十一年到七十二年，美國的公司數次派人前來洽談，但因植物保護中心改制之事又遲遲無法定案，使得這次高薪的工作沒了下文。也因為這個原因，台灣幸而留住了李所長這樣的人才。改制為政府單位之後，所長有感於建築研究用地的重要，經由重重的關卡取得建築許可，開始一點一滴築出所長心中的那份藍圖，工程一直從民國七十八年延續到民國八十九年。初步的藍圖有了，所長更期許底下的人員：「我要每個人都有一片天，在你們自己的一片天下好好的發揮你們的所長！」，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現在離所長的期許又更近了一步。



家庭生活

談到家庭生活，所長不禁露出些許的喜悅之色，所長和夫人育有一女及一子，目前都在美國完成碩士學位並在美國就業，女兒攻讀完環境科學碩士後研修教育學程，現在美國的國小擔任老師。談到兒子，所長神色顯得相當愉悅，兒子在美國加大柏克萊大學攻讀完公共衛生系碩士後，參與美國和平工作隊赴厄瓜多爾工作，兒子一直的理想是到醫學系繼續就讀，雖然有打工的金錢加上獎學金，但目前的經濟狀況並不允許，現在仍在為目標努力著。談到兩個孩子的另一半都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時，看起來平易近人的所長還是會忍不住擺出傳統中國父親的威嚴，給外國女婿和媳婦出個難題，要求他們下次見面時在餐桌上可要用中文來跟所長交談，雖然所長嘴上說說

要出個難題，但從他開懷的笑容不難看出，他對這外國女婿和媳婦，早就當作自家人一般的重視。而夫人是在所長於美國攻讀博士時結識，是母校園藝系畢業的校友，由於夫人的專長是電子顯微及動物細胞培養方面的技術，在當時的台灣可說是相當新的技術，所以回台之後一時難以發揮其所長，實在相當可惜。



對母校學生之期許



所長從民國六十二起擔任母校植病系與園藝系兼任副教授及教授至今，因此訪談之最後，特別希望所長能提出對近三十年來的母校學生之看法。所長表示在母校教過的早期學生，現在大多已回母校擔任教授了，當時的生活較苦，資訊也比較不發達，學生比較能夠苦中作樂，大家會一起研究，一起同樂，整個系上給人的感覺相當融洽，有一種說不出的研究氣氛和凝聚力。而在政

府開始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後，所上來的第一批學生，發生了所長所訝異的斷層，覺得程度降低了不少，但後來或許是因為資訊發達的緣故，最近五年來的學生程度又慢慢回來了，只是，感覺不再像以前那麼對團體有向心力，或許真的是資訊發達的原因吧！現在的學生作學問都有自己的的一套，所長說：「記得我有一次出考題，讓學生帶回家寫，竟然就有一位學生利用 E-Mail 寫信到所裡，將考題直接詢問某一位研究員，該研究員也不知道那就是所長出的考題，也將詳細解答回 E-Mail 給學生，之後學生的考卷上所答出的答案令所長相當滿意，滿意到相當不可思議，怎麼會有學生能寫出這麼簡潔卻又切中問題的答案？後來輾轉才知道學生利用現在的網路獲得解答的方法。」學生的思考方式多元化了，程度差距卻慢慢的拉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好學生比例大幅度上昇，但較差的學生還是依然不太用功，雖然所長表示讀書並不是唯一的路，



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目標及方向，並感慨的指出在韓國及日本的大學生，其於企業界的錄用率相當高。反觀台灣，雖然近年來大學生數量提升，有助於台灣整體社會的素質提升，但對於企業的錄用率卻遠比其他國家為低，因而常常找到的工作與所受的教育都沒有關係，其對社會成本、國家資源可說是形成相當大的浪費，此種低投資報酬率是值得政府當局好好省思及檢討。所長又說：「每學期上課時，都會提醒學生做人應該謹守五項原則：一是做事必需腳踏實地，且忌好高騖遠，想法也且忌遙不可及。二是要為團體工作，有了團體才會有個人。三是要充實自己等待機會，而不要尋找機會。四是接受別人是為了自己好，因為接受別人是擴展知識的最好方法。五是不經常說「不」，當你要否定別人的想法時必須說明你的原則，這樣會節省你將來說「不」的時間。」



後記

訪談結束之後，所長親切的送我們到門口，回顧著試驗所的一草一木，清晰整潔的環境，以及座落有秩的大樓，想像著所長勾勒出的藍圖，在研究員盡情的發揮之下，慢慢形成了試驗所的骨與肉，漸漸的成長茁壯，並推動了台灣農業的新氣象；慶幸母校出了這樣一位傑出的校友，也慶幸台灣有了這樣一位傑出的科技人才。

（畜產學系教授

阮喜文、研究生

王怡方採訪撰述）

